

醉者醜而覆之是時 國家將營繕日光山陵寢佐倉大夫謀曰我取怨刃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不如請助日光山之工役自散其貲實也則憾有所歸皆以為然且曰捐二万金則可濟也既而其費過十万先族所蓄五万其半則祿貸而益之大愆于素悔之無益

十二年壬午給王子重好廩米十万苞為園內族賜却於清水門內王子則 悼王之庶子三浦氏之出也十月妃津田氏生王子各家基后以為己子立為太子津田氏名子尾頗有美色善弦歌其父貧賤每

使為士人之遊山野者賞會朝臣津田信之、父子尾族父也憐之取以為子而使事後宮 王見而悅之因幸之遂生太子信之亦因茲得遷為給事申明和八年八月戊子后閑院氏徂津田氏專電安永三年立為夫人

十三年癸未筑前侯繼高之世子重政卒十二月詔以王子宗尹第二子為其嗣子賜名治之

十四年甲申春朝鮮王遣使賀即位享之禮終使者還至大坂城四月甲午對馬譯士鈴木傳藏殺朝鮮都判導崔天宗於客舍而亡乙巳執之擣州小濱大

坂苗守忍族正允送伴使岸和田族長住駒告東都
乃使監察御史曲淵景漸往大坂索索之繫傳藏於
獄而請蒞於韓客五月癸丑誅傳藏於水津川口月
正島韓客三人泣為丁巳信使解纜於大坂而去初
傳藏與崔天宗相惡天宗嘗鞭傳藏因怒及此難顧
猶有微意矣然不可知是年改元明和

王立罷給事中田沼意次踰于前朝累增秩為万石
與相良邑賜爵列族以給事中兼大理意次巧慧習
事能得人主意王之为太子也河越族凉朝为大
傳及登大位为刑相故事百官視刑相於朝者皆誓

首俯伏過之田沼意次嘗視河越族於朝趨而過之
不拜揖之河越族曰其同僚答意次不敬意次啣之
王效前朝之弊不日視朝奏事者常因給事中以聞
時意次有罷河越族畏德祿病明和改元春頻求罷
王素愛之而不得已許之既而河越族謂人曰寡人
不答意次不敬則忍終以為常也若以為常則我使
相威不立也寡人一世也宰相百世也豈畏孽人而
使相威不立乎於是固請罷其明年復為太子大傳
在位三年又移病請罷尋致仕蓋族欲乞罷意次不
可故不得已乞已罷風之王不悟而然為意次所

誤可勝惜哉

明和二年乙酉造方銀曰五匁以三換一方金民不甚便既而又更以純銀造方銀以八片換小板一金

興文金銀並行安永改元初行
歎王之時鑄寬永通寶錢自是治鑄相繼然比始所鑄較薄小至享保之末鑄鐵錢製作粗惡文字昏昧以故不復鑄銅錢而錢亦大半雜鈔砂故隋手破碎或為火災所焚或沒水中至明和之初海內見行錢最鮮矣是以錢貴極一方金直不能于五年戊子命更鑄黃錢文尚用寬永通寶背文波浪其質類火漆

錢稍粗徑一寸重可一錢五分一當小錢之四興和並行歲鑄之數百萬僭由是錢稍賤及安永天明之間一萬金直于五六百於是錢賤物貴

明和三年丙戌有上愛事告處士山縣大貳藤井右門謀不軌其黨興數百人散在四方小幡炭信和興知之初大貳以善兵聞從之受業者衆矣小幡老臣吉田玄蕃津田賴母相友善既而藤井右門至自甲州客于大貳所右門善劔學業者益衆日講武論兵右門興竹內正庵善正庵者 博王之世接于平安公卿之間勸之武事昔即武部變名也於是拘小幡

侯及大行人織田信榮於其宗族織田信曰即執大
貳右門以下其渠魁而繫之獄數鞠問之無明證而
獨可疑者評因東都王城以是講習攻城之術是
為犯大禁云明年八月獄成梟藤井右門山縣大貳
於鈴原加木為流竹內正庵收小幡侯信邦封土及
居即廢之立其子信淳既而賜諸與羽中二万石之
地秩如故無城之地也削織田信榮官而立其子流
斬者三人以無其明證而謾告大事之罪也其餘連
坐者尚衆矣

五年戊子十月使田安侯之弟二子豐丸為南松山

侯定靜養子更名定國既而使其弟三子為白河侯
定邦嗣子更名定信

八年辛卯六月王子宗武薨世子治察繼立四年而
薨無子以其大夫人在故弗廢其邸又弗除其俸諸
臣皆如故奉事大夫人及天明六年丙午正月大夫
人薨尚不廢其邸

九年壬辰十一月丙辰改元安永

王欲復古事謁日光山陵寢明和六年朝諸侯戒其
期既而八年秋后殂九年春驪山下大圓寺失火南
風急延燒數里遂及城中列相參政諸侯之邸第悉

焚都城室無恙街衢第宅所餘三之一是以弗果行
及安永五年丙申四月竟行甲寅歲駕戊午謁陵寢
壬戌至自日光山列相館林茂武光高崎炭輝高瀨
田炭康福相良炭意次參政上田炭忠煥水野忠友
從有姬路炭忠以南松山炭定靜殿列相安中侯勝
清居守其儀皆如享保中之儀唯減諸炭從者及兵
仗曰二之一耳

王龜田沼炭意次日甚明和四年七月益秩為二万
石侍中賜黃金若干城相良居有六年己丑八月益
秩五千石爵此列相九年壬辰正月又益秩五千石

為相尚攝內侍并故所食三万石權傾中外安永六
年丁酉又益秩七千石時館林炭首相其為人方正
嚴毅固守曰章有人謂曰君封多惡田易之以善地
無益邑之號而有入多之實君為相數十年王亦以
其前朝之功臣敬重君異乎他相若請之必報矢蓋
早圖之炭正色曰夫館林之地昔在 憲王龍潛時
藩屏于此吾祖清武以從宗室之後封于此及寡人
之世一旦虫移封而無幾復封則抑有以也縱有詔
寡人將辭之豈地之肥磽是論乎其人愧而退竟次
是以憚之及益秩之命下將辭之武元曰子秩未及

五万 德廟嘗有命白秩不盈五万石者或因其積
勞可益邑也且 王命一出弗受不恭莫大焉借使
殿下過賜之子以正議辭之勸君之過於天下而獨
潔其身弗若受之也意次感慨淚下曰受君之賜也
意次之父意行嘗仕于紀既而後 德王入繼大位
為朝士遷給事中意次幼而為 悼王之郎中遂擢
給事中 今王即位亦有罷累遷至于此而獨不廢
欲行媚于內固寵竊求津田夫人所穢之女為已妾
時、使如後宮候夫人其至也侍女及婢妾皆有贈
遺既而其弟田沼意誠自番郎遷為一橋相實不次

之遷也是時一橋之王子宗尹既薨世子治濟立意
誠卒其子意致自監察御史擢繼父之職且其親族
姻婭悉為顯官給事中水野忠友松本侯正直之曾
也松本國除更賜其子正周七十石之邑相繼至忠
友欲得封侯而雪祖先之恥厚賄意次且養其弟二
子為己嗣召忠德於是為參政賜爵利侯益秩為万
石無何侍中封於沼津意次又為其孫龍介聘縣河
炭資愛之女既而資愛亦自大常遷為參政繇是利
相以下百官皆無不求媚於意次獨館林炭方正
王亦敬重之不名常稱西城叟

以其下也故終其世

意次未敢專安永八年己亥七月館林族武元薨意次自是無復忌憚王亦以政事委意次百僚皆敬事意次事無大小因意次自決時高崎族輝高代館林族為政濱田族康福為次相皆充位而已

初相良族欲其子為謁者謂館林族曰君為相最久矣世子宜就職也館林族辭曰吾兒尚弱且舍諸族長者以己子充職則衆皆失望矣如此誰不解體於是意次不得遂其意及館林族薨相良世子意知為謁者尋為參政

熊本族之醫有池原雲伯者汎治四方病者人以為

良醫其為奸倭多狹數一朝致為臣而去在江戶市中業醫深結相良嬖臣伺其動靜能稱其旨因得進官醫朝見相良族獎之王亦以為良醫遂賜歲俸二百苞為侍醫太子嘗疾雲伯曰夫人必有所壅閉欲夜而后出疾治之莫治游行而節宣其氣也於是太子驟遊于原野安永八年二月丙子放鷹於驪山其將出也邑如土雲伯及左右強之果塗而疾病既還大漸其明丁丑薨及己卯薨喪三月甲辰葬寬永寺溢孝恭

太子大傳忍族正元先安永九年庚子六月刑相安

中侯勝清朝而疾作遂不起勝清 德王之季年為
參政 悼王之時為太子 中及 今王即位為不
相出入禁園都四十有餘年以其元功之臣相良侯
忌之是年春勸 王使勝清從田勝清受命謂其人
曰老而從田獵則大疲勞體不得不疾意次已止館
林侯又欲亡寡人乎是年果薨往年正月命館林侯
從田既還無幾眼及七月薨故中侯之言如此時
忍侯患眼卧蓐數十日聞安中侯亦欲代之曰寡人
袒胷世為相及寡人世弗得則異日何顏見祖宗於
地朝得之夕死可矣於是賄賂相良侯數百金相良

侯私諾之而忍侯眼日漸因服瀉劑下利強除眼而
朝是月即為相五閱月而薨明年辛丑春世子正敏
立年五十三曰我老矣非趙廷則不得至相於是孫
樹善於相良侯重賂之故是年為謁者先是館林侯
武寬襲封瑜朝年然後為謁者議者以為其先侯為
相三十年武寬以其嗣速就既而忍侯正敏襲封僅
數月為謁者於是人知非其父之勞也忍侯別邸在
稻荷渠其隣則相良侯之別邸也意次嘗欲廣其邸
忍侯知之既而稻荷渠火延燒二邸忍侯因欲贈其
邸墟於相良侯法不得私贈之乃與相良臣用事者

謀輸其卹虛於官府 王果賜之相良族不出一金
而益其卹大德之十二月忍族進爵四品故事刑相
之嗣及年五十則為四品忍族既已過五十進爵固
所也不知者以為相良族之所為也忍族尚賂相良
族是年改元天明及四年甲辰遂得為大坂城留守
相良族既益別卹地新築宮窮極華麗因將請夫人
津田氏享之與卷伯某謀對曰是豈不可者某當與
同僚議而後及命也退語依田政次、不肯事遂
寢相良族患之自是政次稱疾請罷
高崎族為首相行事皆因相良族決天明元年辛丑

上毛農民有請權本國及武藏所徵之譜絹而征之
七月許之四方商賈不便將不行踰月除此法縫匠
後藤某乞已出西國糴糶之行厚賂高崎族、乃命
諸族及商賈行此法諸族不可欲閉糴及九月高崎
族薨江都仰西南粟歲數百萬若皆閉之糴每時如
凶年四年甲辰冬刑相議罷此法高崎族為政僅三
年其所令皆不可行者以是為天下笑初館林族之
為政也有上征賦之法者受之弗報時 朝廷有上
富 國家之策者虽害于世者其勢不得禁之故族
一切藏之久之杖弗害於民一二而許之若少有害

者聚其贖而封之及他年悉焚之故世無知其德者
館林族蕞無何高崎族益秩万石并故所食八万石
夫館林族為相三十有餘年而益秩僅七十石高崎
族為相至此二十年而益秩万石是實厚賂相良族
所得而非勞所得也高崎族既蕞濱田族為首相沼
津族忠友以侍中攝計相初濱田族為相而以其
世國子濱田備邊故不得就職乃賂有勢者移封於
古河而為大常既而遷大坂城當守卒入為相而移
封岡崎然不如濱田之沃土明和六年養其支族分
為朝士者以為子更名康定、前田氏之子而為

濱田支族某之嗣者也又以某女妻相良世子意知
因深德驩而得復封濱田使世子康定就封攝邊鎮
既為首相又欲益邑更賂相良族遂得益秩万石故
高^崎族濱田族為首相並為相良族所輕蔑君子曰濱
田族欲居瞻^真之地專私求之舍祖先之封土及職掌
而得之濱田富饒而古河瘠土也故移封於岡崎犹
不如濱田因養他姓子絕祀而後復封於濱田凡所
為皆營私之事人輕蔑之不亦宜乎
王性好画、工采川與信其子養川惟信及永德高
信日侍側 王亦善画既而以與信父子比官匠之